

# 文津閣本宋代別集的價值及其相關問題

## ——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爲例的討論

黃寬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內容提要】一九九七年八月，中國大陸的北京圖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的書，這是世人第一次將二種閣本的四庫全書，經過比對、錄異所進行的整理、輯佚工作，對研究四庫全書頗有價值。

本文以宋代別集部分爲例，經由比對、校勘等方式，實際瞭解兩種閣本四庫全書的差異，發現文津閣本宋代文集部分，保留了若干文集作者的生平事蹟及詩文評論的資料，對研究各文集的作者，乃至宋代史事，均有助益。此外，文津閣本也收錄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如《補遺》所收宋祁的《景文集》，就可增補目前收錄最多的《全宋文》中《景文集》的詩文，達三九四條；即使二書重複的部分，文津閣本也有補正缺漏的作用。在校勘上，以《湖山類稿》一書爲例，文津閣本可補正蒐羅資料最多、版本最佳的《增訂湖山類稿》達二十二條。可見文津閣本在補遺、校勘上的價值，值得肯定。

不過，由於編者的疏失，《補遺》一書中，仍有三十條資料是重複收錄文淵閣本的，這是本書的一項缺失。此外，從現有資料看來，文津閣本收錄的資料，有很多是制誥、啓、狀等文字，史料價值並不高。

### 一、前言

文津閣本宋代別集的價值及其相關問題——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爲例的討論

一九九七年八月，中國大陸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楊訥、李曉明編輯的《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以下簡稱《補遺》）全書精裝十五巨冊，都二百餘萬字。這是世人第一次將二種不同閣本的四庫全書，經過比對、錄異所進行的整理、輯佚工作。雖然是以集部為主，但已頗能看出文津閣本的價值。

本文以四庫全書集部宋代別集的部分為例，經由比對、校勘等方式，以實例說明文津閣本與文淵閣本歧異之處及其價值。《補遺》所輯宋祁著《景文集》及汪元量著《湖山類稿》不僅增補文淵閣本甚多的內容，與點校出版的《全宋文》所收《景文集》及增補的《增訂湖山類稿》仍有許多值得訂補比勘之處，特以此二書為例，詳加說明，以了解本書的價值。此外並列舉本書編輯上的若干問題，向編者及讀者請教。由於筆者未能親自全面翻閱、比對二種不同閣本的內容，對文津閣本與文淵閣本的實際內容無法詳加了解（如文津閣本失收者為何等），對二種閣本的優劣難以評斷，因此本文所據以討論的資料，均以《補遺》所呈現者為準，疏漏之處必多，敬請指教。

## 一、《補遺》中所見宋代文集的內容與價值

《補遺》一書，輯錄文淵閣本一百一十八種宋代文集所失收的詩文共一一六〇條。這些資料中以附錄的形式增補撰者生平事蹟及後人評論者有：徐鉉《騎省集》、穆修《穆參軍集》、宋祁《景文集》、文同《丹淵集》、徐積《節孝集》、范純仁《范忠宣集》、黃庭堅《山谷集》、黃裳《演山集》、李綱《梁谿集》、陳東《少陽集》、林之奇《拙齋文集》、吳儼《竹洲集》、陸九淵《象山集》、杜範《清獻集》、李昉英《文溪存稿》、謝翱《晞髮集》、黃仲元《四如集》、林景熙《霽山集》、金履祥《仁山文集》，共二百八十二條資料。其中陳東的資料最為豐富，共有五卷一〇九條，餘如吳儼的生平資料十七條、李昉英生平資料二十條、李綱生平資料四十八條、文同資料三十七條、徐鉉資料五條、范純仁行狀三卷等。這些資料雖然也收錄於不同版本中，如徐鉉資料見於四部叢刊本，李綱的資料見於道光間刊本，但均未見於文淵閣本。對研究各文集撰者的生平事蹟，及後人對他的評論等方面，文津閣本更方便檢閱，且有史料價值。

《補遺》所收一一六〇條資料中，大部分均爲啓、表、狀、文、制、詩、詞、賦、書等詩文，形式繁多，其所具的史料價值，視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很難一概而論。以筆者的研究專長而言，《補遺》中除上述以附錄形式收錄各文集撰者生平事蹟及後人評述外，其他收錄的部分具有史料價值的也不少。

由於篇幅之限，僅舉數例爲証。呂陶《淨德集》卷二十四《朝請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杜公墓誌銘》，記杜敏求一生事蹟（《補遺》二冊，頁五一—五二二），《隴西李君墓誌銘》記李平生平事蹟（《補遺》二冊，頁五二—五二六）。《周居士墓誌銘》一文（《補遺》二冊，頁五二六—五三〇）記錢塘人周厚的生平事蹟，則是一件頗具價值的史料。周厚爲北宋著名詞人周邦彥之父，死於熙寧丙辰（九年，一〇七六），享年五十一歲。元豐八年（一〇八五）二月，邦彥任官後始改葬於錢塘縣黃山之原。周厚的傳記不見於昌彼得、王德毅等人所編之《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及李國玲編纂之《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中，此外，筆者亦未見研究者利用此一資料，則此文有助於瞭解周邦彥的先世，甚具史料價值。此外《西台集》卷五附《畢仲衍上編次官制卷目稿劄子》一文（《補遺》二冊，頁七六七—七七九）爲《西台集》作者畢仲游之兄畢仲衍。他著《中書備對》三〇卷，今不存。依仲游所撰之《行狀》，仲衍曾對宋官制有所討論：「抉剔搜補，曲盡其當。及推行，群有可以疑問於君者，日以百數。君指劃應對，人人得所問而去，官制遂定，而君亦勞矣。」（《西台集》卷十六《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頁二九下）他於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八月擔任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時，編次官制卷目共有一二五門六卷，上奏。九月，仲衍與王震兼詳定官制的檢討文字，參與官制的制定，成爲元豐官制改革的推動者之一。【註一】

孫覲所撰《侍御史論和戎劄子》一文（《補遺》三冊，頁九—一六）約作於靖康元年（一一二六），是金兵進犯汴京前，孫覲所上請求與女真議和的奏文，對了解宋遼金三角關係的變化，頗有助益。而《宋故楊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誌銘》（頁一七一—一三九），則爲瞭解韓世忠生平事蹟最重要而直接的資料，是文津閣本一件重要史料。

【註一】：《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卷三〇八，元豐三年九月一日條，頁七四七五。

胡寅《斐然集》卷十八有二篇關於紹興年間政情的書信，其一是〈寄政府〉，提到政權南遷後士風的敗壞，由於人多職位少，「率皆三、四人而守一闕，至或五、六人而共一官」的局面，形成千求奔競之風，以及爲謀上章求官，形成以投匭爲業的風氣。爲了導正此弊，建議宋廷一面賜荒田給流寓的品官，一面建太學，置官師立士額，以處游士。任官宜精選久任，台諫宜建立制度，兩淮、襄漢應招徠流散，廣農桑以寬江南民力（頁二一九—二二八）。〈寄趙秦二相〉（頁二二九—二五八）一文作於紹興八年（一一三八），是胡寅給趙鼎與秦檜的信。時值趙、秦並相。這封信長達四千八百餘字，所論範圍從其父胡安國受知於秦檜，談到定都、地方官任命、士風、朝政、營田之弊，虔州寇亂與韓京關係、消弭盜賊之方等東南軍政課題。對了解紹興八年宋金和議前的南宋內政問題，頗有助益。

文淵閣本《默堂集》卷一三頁一一下起，有陳淵紹興九年（一一三九）任言官後，對宋金和議的四篇奏劄，文津閣本則增列紹興十年（一一四〇）正月十七日與二十三日二篇（上殿劄子）（《補遺》三冊，頁二六八—二八五）。這是他評論和議系列奏章的重要部分，《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三四（紹興十年正月辛巳條）（頁一上）及《己亥條》（頁六上、下）中，分別摘錄了他的若干意見。這些言論，也是導致他於同年四月乙丑被劾罷的原因（見《要錄》卷一三五頁四上），是了解宋金關係變化、高宗與秦檜推動和議及朝臣對和戰爭議，乃至陳淵對和戰意見的重要史料。

彭龜年的《止堂集》，文淵閣本卷一中失收《應雷雪之異詔陳時政得失奏議》（《補遺》三冊，頁四三三—四三九），這篇奏議是抄錄自楊士奇所編《歷代名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永樂十四年內府刊本，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卷三〇八（災祥），時間爲光宗紹熙二年（一一九二）（頁八下—一〇下），是彭龜年藉雷雪比譬陰陽諫光宗，籲其開言路、聽直言、明賞罰、擇帥臣。這是在重華宮事件前，關於南宋內政的諫言。此外卷六有二件彭龜年代替知襄陽府張杓論邊防事宜的奏疏，一爲《代襄陽帥張尙書論邊防事宜疏》（《補遺》三冊，頁四四〇—四四一），一爲《代襄陽帥張尙書論邊防事宜畫一疏》（《補遺》三冊，頁四四一—四四六）。這二篇奏疏均爲紹熙五年（一一九五）底。當時，彭龜年因憤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條奏其姦，而被外放，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中華書局點校本《宋史》卷三九三〈彭龜年傳〉，頁一一九九八）時，替張杓所擬有關邊防事項的奏疏。張杓爲南宋主戰名臣張浚之次子，理學家張栻之弟，於紹熙

二年起至紹熙五年底任知襄陽府。第一篇奏疏提到金人有韃靼之患、河北水旱，流民南下等情事，請宋廷早爲之謀。第二篇主要是張杓向朝廷抨擊鄂州副都統，以及說明襄陽處極邊、田土未闢、商利甚薄，請宋廷降度牒一百道支用，並允許其辟置屬官三名。文中所提鄂州副都統不知其名，然考之張杓傳，或指馮湛（《宋史》卷三六一〈張浚傳〉，頁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補遺》所錄文淵閣本失收諸文集的內容，經與現已出版或輯錄的資料相互察考，仍可見文津閣本的資料具有學術價值，亦值得加以肯定。在此亦僅舉四例加以說明：

一、李綱的《梁谿集》，在台灣影印出版的有漢華文化公司影印清道光間刊印的《梁谿先生全集》及文淵閣的《梁谿集》二種，均爲一八〇卷及附錄。文津閣本附錄的文獻中，有〈李忠定公議議祠祭文輓詩畫像贊總錄序〉一文，爲其孫李大有於嘉定元年（一二〇八）十一月一日所撰（《補遺》二冊，頁八二二—八二九）。另有朱熹所撰後序（《補遺》二冊，頁九二六—九三二）一篇。除這二篇文章外，其餘均見於道光刊本，但未見於文淵閣本的附錄中。此外，文津閣本卷一三一（〈回福建黃運使啓〉）（《補遺》二冊，頁八二二）一文，亦見於道光刊本，文淵閣本卷一三一，則有目無文。

二、劉摯的《忠肅集》二〇卷，爲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中。文津閣本有八條爲文淵閣本所失收，其中卷二〇（〈石棋局〉之詩）（《補遺》二冊，頁五五四），又見於樂貴明輯自《永樂大典》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頁六五），而《別集拾遺》另四條（頁六四—六六）則未見於二種四庫本。

三、李昉英的《文溪存稿》二〇卷，已刊行的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由楊芷華點校的《文溪存稿》（暨南大學出版）二種。楊芷華的點校本以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刊的《粵十三家集》本爲底本。除此二種版本外，據楊芷華的記載，尚有六種比較罕見的版本（見點校本《文溪存稿》頁九—一〇）。文津閣本所本殆爲由李瑄朗於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所重刻之刊本。文津閣本有二十條不見於文淵閣本中，多屬李昉英的生平事蹟及後人的評論文字；其

中有九條，未爲點校本《文溪存稿》所收，它們是《文溪存稿論》（《補遺》三冊，頁七五三—七五七）、《黃師雍傳》（頁八〇〇—八〇六）、《跋曾子美萬言書稿》（頁八二〇—八二二）、《白沙陳獻章語錄》（頁八二二）、《遊龍霧洲覺海寺次李文溪壁間韻》（頁八二三—八二四）、《書先忠簡蘭陵王詞後》（頁八三〇—八三一）、《書先忠簡城頭月詞後》（頁八三一—八三三）及《瑄朗秋日謁先公墓詩二首附錄》（頁八四〇—八四二）。後三文均爲李瑄朗的感懷文字。

四、楊簡的《慈湖遺書》，除文淵閣本外，已刊行的尚有四明叢書第四輯所收《遺集》有十八卷、續集二卷，文津閣本所收四篇《墓誌銘》中有三篇亦見於文淵閣本，爲重複收錄。未收的一篇是《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補遺》三冊，頁五〇四—五〇六），亦見於四明叢書本續卷一（頁二七上—二八下）（詳見下節「內容與文字互異」第六條）。

### 三、《補遺》輯文問題：以文津閣本與文淵閣本的比勘爲例

《補遺》是以文津閣四庫全書爲底，輯錄文淵閣失收的詩文，這項工作增多了各文集的資料內容，頗富史料價值。不過，筆者將《補遺》與文淵閣四庫全書進行比對之後，發現若干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特分項提出，期有助於評估《補遺》的價值。

本節所討論的共分成五部分，一是重複，指《補遺》所收之詩文，已見於文淵閣本中，而爲編者所重複收錄；二是就重複的部分進行比對後，發現二書收錄的卷數有別，同一篇詩文，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分別置不同的卷數；三是補遺，即文津閣本之內容可以補文淵閣本之闕失；四是二種版本所引文字有異；五是二種版本的內容與文字均有明顯差異的情況。本文旨在說明二種版本之歧異，由於篇幅的限制，因此，某些部分只是列舉若干事例，而非窮舉。

比對《補遺》與文淵閣本宋代文集後，發現編者收錄已見於文淵閣本的詩文共有三十條。

1. 《南陽集》卷二：〈贈省安上人〉、〈僧院苔〉、〈會平上人夜話〉、〈照上人山房庭樹〉、〈贈水墨巒（蠻？）上人〉、〈送僧歸終南〉（《補遺(1)》頁四九七—四九九；文淵閣本卷二頁四上—五上）。

2. 《元憲集》卷一〇：〈和致政王子融侍郎喜昭文龐相公登庸詩〉（《補遺(1)》頁五四〇；文淵閣本卷一〇頁六下—七上）。

3. 《元憲集》卷一五：〈和晏尚書宣德門侍宴觀燈〉（《補遺(1)》頁五四三；文淵閣本卷一五頁一上）。

4. 《景文集》卷七：〈元會詩六首〉的第一首重複（《補遺(1)》頁五五九；文淵閣本卷八頁一下）。

5. 《景文集》卷九：〈早春〉、〈西園早春二首〉、〈答翁愈賦卷〉、〈池上〉、〈北園池上〉（《補遺(1)》頁五六四—五六七；文淵閣本卷一〇頁一二上—一三上）。

6. 《景文集》卷三九：〈蜀人李仲元贊並序〉（《補遺(2)》頁一一二—一一六〔頁一一六的〈又贊〉無重複〕；文淵閣本卷四七頁六上—八上）。

7. 《擊壤集》卷一六：〈答甯秀才求詩吟〉（《補遺(2)》頁五五六；文淵閣本卷一六頁七上）。

8. 《雪溪集》卷一：〈送和斜川詩二首並序〉之〈又〉（《補遺(3)》頁二一七—二一八；文淵閣本卷一頁一三下—一四上）。

9. 《鄧峰真隱漫錄》卷一一：〈進呈故事〉（《補遺(3)》頁三一五—三二五；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一上—六上）。

10. 《文忠集》（周必大撰）卷八七〈賀禮部侍郎曾幾啓〉（《補遺(3)》頁四二四—四二五；文淵閣本卷八七頁三下—五上）。

11. 《慈湖遺書》卷一九〈宋楊公伯明封志〉（《補遺(3)》頁四九七—四九九；文淵閣本卷一八頁二九上—三〇上）。

12. 《慈湖遺書》卷一九〈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補遺(3)》頁四九九—五〇一；文淵閣本卷五頁二七上、下）。

13. 《慈湖遺書》卷一九〈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補遺(3)》頁五〇一—五〇四；文淵閣本卷一八頁三〇上—三一一下）。
  14. 《浪語集》卷九〈嘲欲借予雜稿者〉（《補遺(3)》頁五一—二；文淵閣本卷九頁九下）。
  15. 《劍南詩稿》卷二七〈癸丑重九登山亭追懷……〉（《補遺(3)》頁五二—五二三；文淵閣本卷二七頁一六下）。
  16. 《江湖長翁集》卷二二〈秀野堂記〉（《補遺(3)》頁五五七—五六一；文淵閣本卷二二頁六下—八上）。
  17. 《梅山續稿》卷一四〈甲辰夏獻詩百篇……〉（《補遺(3)》頁六〇七；文淵閣本卷一四頁五下—六上）。
  18. 《梅山續稿》卷一四〈驟寒擁爐〉（《補遺(3)》頁六〇八；文淵閣本卷一四頁六上）。
  19. 《蒙齋集》卷九〈葉莫除吏部郎中制〉（《補遺(3)》頁六四〇；文淵閣本卷九頁一三下—一四上）。
  20. 《壺山四六》〈通長汀黃知縣〉（《補遺(3)》頁七一六—七七七；文淵閣本〈通黃長汀〉，頁四一下—四二下）。
  21. 《富山遺稿》卷三〈雨〉（《補遺(4)》頁一二三；文淵閣本卷三頁一三下—一四上）。
- 上述重複的詩文，經比對之後，可以發現二種版本不僅存在同一條目，被分置於不同卷數的情況，各條內容也有許多歧異，可資比勘補遺。謹分項舉例說明。

### (一) 卷數不同

1. 天津閣本《景文集》卷七〈元會詩〉，文淵閣本在卷八。（《補遺(1)》頁五五九；文淵閣本卷八頁二下）。【文淵本卷七是五言、七言古詩，卷八是五言律詩】

2. 天津閣本《景文集》卷九〈早春〉、〈西園早春二首〉、〈答翁愈賦卷〉、〈池上〉、〈北園池上〉，文淵閣本在卷一〇。（《補遺(1)》頁五六四—五六七；文淵閣本卷一〇頁一二上—一三上）

3. 天津閣本《景文集》卷三九〈蜀人李仲元贊並序〉，文淵閣本在卷四七（《補遺(2)》頁一一二—一一六；文淵本卷四七頁六上—八上）【文淵本卷三九是〈表〉】。

比對《補遺》所錄《景文集》與文淵閣本各卷的內容，發現天津閣本與文淵閣本各卷有明顯差異，茲表列如下：

文津閣本《景文集》

文淵閣本卷數

〈內制〉、〈外制〉（《補遺①》p.578-628）：卷一〇—一一

〈外制〉：卷三一頁一上—一三上  
〈內制〉：卷三一頁一三下—卷三三頁一五上

〈祝文〉（《補遺①》p.628-648 & 《補遺②》p.1-14）：卷一三—一四

【卷二〇—二一是五言長律，卷二二是五言絕句】  
〈祝文〉：卷四八頁一二下—二二三下  
【卷二三—二四是七言絕句】

〈表〉（《補遺②》p.14-77）：卷二五、卷二七—三〇

〈表〉：卷三六—四一  
【卷二五—二九是〈奏疏〉，卷三〇是〈奏狀〉】

〈奏狀〉（《補遺②》p.77-112）：卷三五

〈奏狀〉：卷三〇【卷三五是〈頌〉】

〈贊〉（《補遺②》p.112-121）：卷三九

〈贊〉：卷四七【卷三九是〈表〉】

〈記〉（《補遺②》p.121-127）：卷四二

〈記〉：卷四六【卷四二是〈議〉】

〈啓〉（《補遺②》p.127-322）：卷四四—五三

〈啓〉：卷五二—五六【卷四四是〈論〉；卷四五〈序〉；卷四六〈記〉；卷四七〈贊〉；卷四八說，對，述，題辭，祝文，祭文；卷四九—五一〈書〉】

〈書〉（《補遺①》p.569-571 & 《補遺②》p.322-340）：卷一九、卷五三、五五

〈書〉：卷四九—五一【卷一九是五言長律，卷五二—五六是〈啓〉】

〈誌銘〉（《補遺②》p.341-342）：卷五七

〈誌銘〉：卷五八—六〇【卷五七是〈碑〉】

〈祭文〉（《補遺②》p.342-345）：卷六一

〈祭文〉：卷四八頁二二上—二二三下  
【卷六一—六二是〈行狀〉】

4. 文津閣本《毗陵集》，〈表〉在卷六—七（《補遺(2)》頁九四八—九五四）；文淵閣本《毗陵集》的〈表〉在卷二—四。
  5. 文津閣本《止堂集》，〈狀〉在卷八（《補遺(3)》頁四五五—四五八）；文淵閣本《止堂集·狀》在卷七，卷八是〈經解〉。
  6. 文津閣本《慈湖遺書》卷一九（宋楊公伯明封志）（《補遺(3)》頁四九七—四九九）；文淵閣本在卷一八頁二九上—三〇上。
  7. 文津閣本《慈湖遺書》卷一九（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補遺(3)》頁五〇一—五〇四）；文淵閣本在卷一八頁三〇上—三一下。
  8. 文津閣本《慈湖遺書》卷一九（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補遺(3)》頁四九九—五〇一）；文淵閣本卷五頁二七上、下。
- (二) 補遺
1. 《雪溪集》卷一（和江子我見送詩），文淵閣本「將老猶□行，……多公久□□□□□□□□荆；茅屋照野水，寒窗抱深明，□□□□□□□□，□復縛簪纓，此生纔一戲，萬物（以下闕文）」（頁七下—八上），《補遺》作「將老猶遠行，……多公久要誼，獻紵復班荊；茅屋照野水，寒窗抱深明，相期脫羈網，豈肯縛簪纓，此生纔一戲，萬物何營營，我行別良友，執袂中心忤，公來貽新詩，折柳何多情，他時簪還盃，莫忘歲寒盟」（三冊，頁二一五）。
  2. 《雪溪集》卷一（送和斜川詩二首並序），文淵閣本之第一首詩，殘缺不全（頁一三下），《補遺》則全詩俱存（詩一百字，註文十五字），詩曰：「兩腳垂天際，愁雲慘不休，尋幽抱奇癖，欲繼斜川游，中原苦（「苦」字文淵閣本作「今」）兵革，誰能障倒流，野老且吞聲，蹤跡逐閒鷗，策杖過短壑，蠟屐登高邱，臨風一長嘯，慨然伊呂儔，神交溯二子，新詩遠寄酬，魚緘生春色，風流似舊不，恰喜心期合，且緩杞人憂（原註：余與二子未免有杞人之憂，聊以自譬），我曹非天厄，伐木反聲求」（三冊，頁二一六—二一七）。文淵閣本所存三十二字亦多與《補遺》不同。
  3. 《斐然集》卷一八（寄趙秦二相），文淵閣本卷一八頁二二上—二四下，其下有闕，《補遺(3)》自頁二二八—二五八

均錄此文，可補文淵閣本者多達四一七五字。

4. 《太倉稊米集》卷二二〈次韻韓伯嘉擬陸龜蒙坐眠行倚食學書吟八題〉，文淵閣本僅有二首，其餘均缺（頁五下—六上），《補遺》則錄六首（三冊，頁二九九—三〇〇），唯內容與文淵閣本所存二首不同。
5. 《鄧峰真隱漫錄》卷一一〈別擬〉，文淵閣本僅舉揚雄之說，以學爲王者事（頁六上—一〇上），《補遺》另舉貞觀三年之例，說明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爲上策、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及班固贊文景恭儉，移風易俗，共三例，補文淵閣本之缺，共一八四〇字（三冊，頁三三三—三四五）。

### (三) 異字

1. 《南陽集》卷二：《補遺(1)》頁四九八，〈贈水墨巒上人〉，文淵閣本卷二頁五上作〈贈水墨巒上人〉。
2. 《元憲集》卷一〇〈和致政王子融侍郎喜昭文龐相公登庸詩〉：《補遺(1)》頁五四〇倒四行「蒲且卷弋冥鴻日」；文淵閣本卷一〇頁六下倒一行作「蒲且卷戈冥鴻日」。
3. 《景文集》卷九〈西園早春二首〉：《補遺(1)》頁五六五倒二行「野翠欣欣偏，林紅撲撲新……」；文淵閣本卷一〇頁一二下四行作「野翠欣欣偏，林花撲撲新……」。
4. 《景文集》卷九〈北園池上〉：《補遺(1)》頁五六七第二行「林高風攪葉，垣暗雨留苔，回賦高秋興……」；文淵閣本卷一〇頁一三上倒二行作「林高風攪葉，垣暗雨留苔，頤賦高秋興……」。
5. 《景文集》卷三九〈蜀人李仲元贊並序〉：(a)《補遺(2)》頁一一三第三行「不足容其高，下蟠於淵，不足寄其深，芴乎其未始有也……」，文淵閣本卷四七頁六下二行作「不足容其高，下蟠于淵，不足寄其深，洵乎其未始有也……」。(b)頁一一三倒一行「……先生喻岷山之英，儲星絡之精……」，文淵閣本卷四七頁六下倒二行作「……先生喻岷山之英，儲井絡之精……」。
6. 《雪溪集》卷一〈和江子我見送詩〉：《補遺(3)》頁二一五倒三行「茅屋照野水，寒窗抱深明，□□□□□□，□肯縛

簪纓……」，文淵閣本卷一頁八上四行作「茅屋照野水，寒窗抱深明，相期脫羈網，豈復縛簪纓……」。

7. 《雪溪集》卷一〈送和斜川詩二首並序〉之〈又〉：《補遺》(3) 頁二一七倒二行「採藥遊名山，恐是韓伯休，歎段下澤車……」，文淵閣本卷一頁一三下倒一行作「採藥遊名山，恐是韓伯休，歎待下澤車……」。

8. 《斐然集》卷一八〈寄趙秦二相〉：(a) 《補遺》(3) 頁二二九倒三行「不在左右，叩地號天……」，文淵閣本卷一八頁二三上倒三行作「不在左右，扣地號天……」。

(b) 頁二三〇第一行「……而心相忌媚，白首如新者多」，文淵閣本卷一八頁二三下第二行作「……而心相忌媚，白首如新者多」。

(c) 頁二三一第三行「兵革相尋，又五年，乃克息肩，人生不可以無寢廟也……」，文淵閣本卷一八頁二四上第三行作「兵革相尋，又五年，乃克息肩，人生不可以無寢廟也……」。

9. 《鄧峰真隱漫錄》卷一一〈進呈故事〉：(a) 《補遺》(3) 頁三一五倒四行「唐太宗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蠻貊君長……」，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一上倒四行作「唐太宗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蠻夷君長……」。

(b) 頁三一七第三行「……權謀隨之，效數爭取」，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二上第二行作「……權謀隨之，效攘爭取」。

(c) 頁三一七倒二行「徵詞旨愷切有以動帝心……」，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二上第五行作「徵詞旨闔切有以動帝心……」。

(d) 頁三一七倒一行「有先定之規模，是以其言易入，彼封論何爲者哉……」，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二上倒三行作「有先定之規模，是以其言易入，彼封倫何爲者哉……」。

(e) 頁三一八倒二行「……各有朋黨，互相擠援甚固」，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二下倒四行作「……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推排」。

(f) 頁三一九倒一行「……不知其爲誰之黨錮，圓融和會消患於冥冥」，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三上倒三行無「錮」字。

(g) 頁三二〇倒二行「其效不同，(如?) 文宗不知出此，切切然以爲憂，則唐室之不(復?) 振」，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三下倒四行有「如」、「復」字，文津閣本則無此二字。

(h) 頁三二一第三行「司馬光等皆以謂君子不能無黨……」，文淵閣本卷一一頁四上第一行作「司馬光等皆以爲君子不能無黨……」。

(i) 頁三二一倒四行「……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退則君子進」，文淵閣本卷一一頁四上第三行作「……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

(j) 頁三二二倒二行「……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文淵閣本卷一一頁四下倒四行作「……卒不答，趨出，內侍高力士曰」，無「崇」字。

(k) 頁三二三第四行「……必以輔弼之臣爲腹心，若舜之禹……」，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五上第二行作「……必以輔弼之臣爲腹心者，舜之禹……」。

(l) 頁三二三倒一行「……譬夫富商之運貨，必使能負者」，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五上倒三行作「……譬夫富商之運貨，必使之負者」。

10. 《鄧峰真隱漫錄》卷一一〈別擬〉：(a)《補遺(3)》頁三二六第三行「人主曰不(暇?)給矣，是以書稱元首叢脞……」，文淵閣本卷一一頁六下第一行有「暇」字，文津閣本則無此字。

(b) 頁三二六倒三行「維持保護，雖負者數百……」，文淵閣本卷一一頁六下第四行作「維持覆護，雖負者數百……」。

(c) 頁三二七第二行「至用郎吏，必責之姚崇，況其小小者……」，文淵閣本卷一一頁六下倒一行作「至用郎吏，必責之元崇，況其小小者……」。

(d) 頁三二七倒二行「則太宗之所以自處者爲何如哉……」，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七上五行作「則太宗所以自處者爲如何哉……」，無「之」字。

(e) 頁三三一倒二行「……崇儒右文，繼統大學振乾綱於」，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九上倒三行無「繼」字。

(f) 頁三三二第三—四行「……則草木茂，五穀熟，以之事祖宗……以之事兩宮，則慈孝昭明，以之感夷狄」，文淵閣本卷一一頁九下二—三行作「……則草木茂，五穀熟，以之事祖廟……以之事兩宮，則慈孝昭明，以之柔遠方」。

11. 《文忠集》（周必大撰）卷八七（賀禮部侍郎曾幾啓）：(a)《補遺(3)》頁四二四第三—五行「光膺書贊……早忝麟臺槐市之聯」，文淵閣本卷八七頁三下倒一行—頁四上二行「光膺書贊……早忝麟臺槐市之聯」。

12. 《慈湖遺書》卷一九（宋楊公伯明封志）：《補遺(3)》頁四九七倒二行「……雖聖人不能強人之必明」，文淵閣本卷一八頁二九上四行無「必」字。

13. 《慈湖遺書》卷一九（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a)《補遺(3)》頁五〇二第一行「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夫天經地義之言……」，文淵閣本卷一八頁三〇上倒二行無「夫」字。

(b)頁五〇二倒二行「毋越夕如醉而醒，迺底於寧……」，文淵閣本卷一八頁三〇下五行作「毋越夕如辭而醒，迺底于寧……」。

14. 《浪語集》卷九（嘲欲借予雜稿者），《補遺(3)》頁五一二第五行「奪卷書生真數奇，惡語故應多艾氣」，文淵閣本卷九頁九下倒三行作「奪卷書生真數奇，惡語固應多艾氣」。

15. 《劍南詩稿》卷二七（癸丑重九登山亭追懷（頃？））在興元常以是……：(a)此標題文淵閣本卷二七頁一六下三行有「頃」字，《補遺(3)》頁五二二倒二行無此字。

(b)《補遺(3)》頁五二三第二—三行「……離披雉拂雕鞍墮，奔竄狐穿古冢藏……亦逢佳節重悲傷」；文淵閣本卷二七頁一六下倒三—二行作「……離披雉拂雕鞍墮，獨徠狐穿古冢藏……亦逢佳節正悲傷」。

16. 《梅山續稿》卷一四（甲辰夏獻詩百篇孝宗皇帝翌（翼？））日宣諭宰執召試……：《補遺(3)》頁六〇七第三行作「翌」；文淵閣本卷一四頁五下倒四行作「翼」。

17. 《壺山四六》（通長汀黃知縣）：(a)文淵閣本的標題是（通黃長汀）。

(b)《補遺(3)》頁七一六倒四行「相門之望重而宗子則輕，況又來至……」，文淵閣本頁四二上一行作「相門之望重而宗子則輕，況又未至……」。

(c)頁七一六倒三行「……並稱子男得乎，某官質得天成」，文淵閣本頁四二上二行作「……並稱子男得乎，某官質

「本天成」。

(d) 頁七一六倒一行「……百乘之賦，何以蜚聲貳令」，文淵閣本頁四二上四行作「……百乘之賦，何有蜚聲貳令」。  
(e) 頁七一七倒三行「寄聲杭境之名，望來母遽促膝……」，文淵閣本頁四二下三行作「寄聲杭境之民，望來母遽促膝……」。

18. 《慈湖遺書》卷一九〈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補遺(3)》頁五〇〇「請誌銘其墓，某與子是道心洞照，無一毫間阻，某亦嘗爲至契」，文淵閣本卷五頁二七下作「誌銘其墓，某與子亦嘗爲至契」，缺一一字。

19. 《富山遺稿》卷三〈雨〉：《補遺(4)》頁一二三第三行「……蠶死麥復枯，果諧老農語」，文淵閣本卷三頁一三下倒三行作「……蠶死麥復苦，果諧老農語」。

#### (四) 內容與文字互異

1. 《元豐類稿》，文津閣本〈元豐類稿後序〉所錄爲明陳克昌於嘉靖甲辰（二十三年，一五四四）仲春撰（《補遺》二冊，頁五四八），而文淵閣本〈元豐類稿後序〉則錄元大德甲辰（八年，一三〇四）東平丁思敬所撰（文淵閣本頁七九〇），二書的內容完全不同。

2. 《太倉稊米集》卷三〇〈戊辰除夜四絕〉，文淵閣本錄三首，其中第三首後缺八字（頁二上），而文津閣本僅錄二首，其中一首爲文淵閣本所失收：「無功飽食愧侏儒，贏得霜添白領鬚，已是再逢生太歲，何須羞飲後屠酥」（《補遺》三冊，頁三〇三），另一首則可補文淵閣本所缺之八字「月，諸孫言語似吳兒」（同上，頁三〇二—三〇三）。

3. 《文忠集》（周必大撰）卷八七〈賀禮部侍郎曾幾啓〉，文津閣本於「亞八坐於文昌」下作「惟中興議之秋，且大報躬郊之歲，假塗禁路，姑蒐輯于上儀，論政法宮，即咨詢于故老。某傾風舊矣，聞問欣然，屬司留鑰之嚴，莫展高閣之慶，其爲頌詠，罔罄敷陳」（《補遺》三冊，頁四二四—四二五），而文淵閣本於「亞八坐於文昌」以下尙有三六六字，內容與文津閣本完全不同（頁四上—五上）。

4. 文淵閣本《慈湖遺書》卷一八（宋楊公伯明封志），「仲歸舒，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於乎，子孫皆覺，又皆競業，仁守足以垂名於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奚假誌銘，誠甫以此紙告於父」（頁三〇上），文津閣本卷一九則作「仲歸舒鉞，季歸李竦，孫圭至、學仲，弟朝請郎新差權發遣溫州兼管內勸農事某，興哀起敬以書」（《補遺》三冊，頁四九九），二文內容有異。

5. 文淵閣本《慈湖遺書》卷一八（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於「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敘其事」後下接「祖璿左朝議大夫知江陰軍……」等共三〇五字（頁三一上、下），而文津閣本卷一九，則於其後接「吁，人情驚異爲甚難也，以此爲難，則夫人皆知愛其親之心爲異乎……」等共二一四字（《補遺》三冊，頁五〇三—五〇四），內容完全不同。據筆者核對後，發現文淵閣本所接之三〇五字，原爲該本失收（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之後半段。比對文津閣本可知該文在「祖璿」前尚有八一字及標題。參見《補遺》三冊，頁五〇四—五〇六。文淵閣本失收（孫孝子墓誌銘）部分，應補以文津閣本。

6. 文淵閣本《江湖長翁集》卷二二（秀野堂記），「中間兵纏淮地，堂廢詩亦不傳，紹興辛巳，國家引」以下有「齋宮貢士有院而不恩教養之地……」等八四字（頁六下—八上），然後續之文字與前段無法連讀。文津閣本則在「國家引」之下，爲「元祐故實，陞縣而郡之，四十二年矣，而守者多故，欲復之未暇也，乃今有成。夫遊觀燕息之地……」等四〇五字（《補遺》三冊，頁五五八—五六一）才是後續部分。

7. 文淵閣本《蒙齋集》卷九（葉莫除吏部郎中制），「踐歷浸深，頃」下接「勤于審計，爾三異韜養，不露精于典校，朕察其德心，蓋能安于素守者，或晉聯胄監，或列屬奉常，皆清選也，尙其懋勉以對休命」（頁一三下—一四上），文津閣本在「頃」之後則接「以麾節宣勞江右，趣還郎位，所以旌外庸也。爾其一意奉公，恪守舊章，爲朕蒐雋賢，拔淹滯，以成思皇多士之美，則予汝嘉」（《補遺》三冊，頁六四〇）。

#### 四、《湖山類稿》校異舉例——以文津閣本與《增訂湖山類稿》比勘爲例

